### （1）人物简介：

经亨颐（1877年—1938年9月15日），字子渊，号石禅，晚号颐渊，浙江上虞人。中国近代教育家、书画家。

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留学日本。回国参加筹建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，辛亥革命后任校长，并兼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。“五四”运动时期，鼓励支持爱国民主斗争，倡导新文化运动，大胆改革教育。因遭守旧势力排挤而离职。此后在上虞创办春晖中学并担任校长。1923年又到宁波任省立四中校长。

1925年参加国民革命，曾任国民政府常委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、中山大学副校长。1930年被北平反蒋派推为中央党部组织部长，遂被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开除中国国民党党籍。

经亨颐先生从教30余年，广采博引国内外先进教育思想，提倡人格教育。1938年9月15日病逝于上海。

### （2）个人实践认知：

作为杭州师范大学的学生，经亨颐校长最初是一个概念，就像是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，我们抬头仰望，但看不见前辈的眼睛，我们只有走进前辈生活那些生命一点点在历史生长的足迹，才能看见他的音容笑貌。

如今想到经亨颐校长，最先想起的是“勤慎诚恕，博雅精进”的校训，可能是我每次看见都念一遍的缘故，但还是模糊的，感受不到生命的律动，知道听到了校歌，第一句“人人人”的梵音，我被雷击中了，就像是千古圣贤的天来之语，黑夜出现了光明，就像是迪迦奥特曼的最后圣战的光出现的那一刻般直击灵魂，头皮发麻，从未听过如此质朴却饱含发人深省的校歌。

那一刻，我在念一遍“勤慎诚恕”，仿佛看见了先生执笔的样子，他顿了一下笔，望着窗外的天光月圆，“人文主义”在我的感觉里似乎就在其中。

“可能可能，陶冶精神，道德润心身”

“可能可能”这四个字的词曲再次让我仿佛看见了“孔子”的身影，那种东方哲学的空灵之感，鲜活的生命，没有一点“死气刻板”，这四个字不正是所有艺术的最直白也最奥妙的心语，美而空无所住，这是一种人文精神的生命体现。

我突然体会到了经亨颐校长所写校训里的人格教育的淳淳之心，人格的教育是人的内在主线，也许是人精神的生命之路，人格教育是需要倡导的，这和专业教育不同，专业教育属于人生的外在主线，这是人们最常接触的东西，也是最自然的，没有人倡导，因为社会劳动的需要也会学习，但人格的美，是需要引导的，不是程序的步骤，而是一棵树与另一颗树，一朵云和另一朵云，一个灵魂和另一个灵魂。

人格教育带来的美，很多时候是人们所享受的幸福和乐趣的源泉，可以是哔哩哔哩《后浪》中所说的“欣赏一部电影”所代表的审美，这是需要学习的，也是极为享受的，这里并不是说专业的审美体系，至少是一种美的感受加上一点点可以说出来的美。

这一点点可以说出来的美，是分享，更是和自己的对话，可能可能，陶冶精神，道德润心身。

灵魂（精神）并不比肉体（物质）高贵，也就是人格教育也并不比专业教育高贵，没有所谓的鄙视链，重视人格教育是因为肉体之美人们自然而然，而精神之美需要浇灌，是内在的，也是相辅相成的，并不是对立的，也不是所谓的“权衡取舍”，如今两元对立常见的时代，性别对立，东西对立……。但也许是偏见与傲慢，我们需要的是各美其美。

正是经亨颐校长说学校不是“贩卖知识之商店”，“求学为何？学为人而已”，所以当以陶冶人格为主。

求学为何？学以成人。多么质朴的话，但却又是追赶时代的！

正如2018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主题:“学以成人”凝聚古今智慧”

2013年，第二十三届世界哲学大会结束后，在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上，经过一番激烈陈述、争辩、质询、反驳，北京大学在与巴西哲学协会的竞争中胜出，获得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主办权。

“学以成人”凝聚古今智慧

“认识你自己！”这句镌刻在古希腊德尔菲神庙门柱上的箴言，被苏格拉底作为其哲学研究的出发点。

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大约在同时期，遥远的东方世界，孔子门生在编撰《论语》时开宗明义。

人，无疑是东西方哲学家追问内心、寻求知识、展开思索的原初起点；时至今日，依然是世界哲学领域的重要议题。致力于开拓人的多重维度，探究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，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最终确定为“学以成人”。

“‘学以成人’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，是认知，也是行为。个人不是孤立的个体，是一个网络的中心点，也是另一个中心点的组成部分。学做人，必然牵涉他者，如家庭、群体、民族、社会、国家、宇宙。从生物人到文化人、文明人、政治人、经济人、生态人等等，包括各种人物角色的转换，人始终处在转化和被转化、塑造和被塑造的变化过程之中。

在中国最为激烈变革的一百年里，革命！这个词是最为先进的，也是最为激荡的，但革命首先的就是要革思想。

一师风潮就是一场鲜明的“思想”战争。

一师校长经亨颐坚持“人格教育、全面发展”的教育理念，倡导“与时俱进”，传播发展新文化，积极推出具有民主进步的多项教育改革举措，受到学生的普遍推崇。校内，学生自发组织推动《新青年》《星期评论》等进步书刊的发行，并以《双十》半月刊社为基础，改组并发行进步刊物《浙江新潮》。这样，随着新文化、新思潮在校内的广泛传播，“一师”学生思想觉悟不断提高。

《浙江新潮》第二期刊登了一师学生施存统的文章《非孝》，这篇文章一石激起千重浪，引起轩然大波，省教育厅、省府和军方，一致通电北洋政府要求查禁《浙江新潮》。教育厅还责令经亨颐开除施存统，解聘陈望道等“四大金刚”教员，遭到经亨颐的拒绝。经亨颐明确告知“开除学生非为教育之本旨”“如果空气能排得尽，新思潮才能禁止”。

经亨颐校长的人格教育是落在实处的，也是身体力行的，最终在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下，取得了胜利。

如今看着新时代的光景，大学，人格的教育就像是一曲音乐，源远流长。

不禁想到杭州师范大学校歌最后一句。

“桃李一堂春”